

法國反恐戰爭與台灣的角色 扮演

●吳志中／東吳大學中東歐研究中心主任

壹、前言：2015巴黎蒙難年，法國正式宣布進入反恐戰爭

2015年對文化時尚之都巴黎，是異常難受的一年。對整個法國而言，更是戰爭年，因為法國總理與總統先後都宣布法國進入戰爭狀態。在此之前，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只是同意法國將打擊恐怖主義列為最重要國家目標。歐蘭德總統在2013年1月12日宣布法國在馬利政府的要求之下，派兵進入馬利（Mali）的領土進行軍事行動。而法國此項軍事行動的唯一目標，就是打擊恐怖主義¹。但是，2015年的恐怖攻擊行動，讓法國對抗恐怖主義的政策從打擊的政策升級成戰爭狀態。

首先，在2015年1月7日至9日，巴黎市遭受到伊斯蘭極端派一系列的攻擊，並且造成十七人死亡。在1月7日，兩個法國籍伊斯蘭極端教義分子Kouachi兄弟首先衝進巴黎接近市中心第十一區《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的總部，對正在開會的編輯進行掃射攻擊，當場造成十一位犧牲者，並且在離開後，又射殺了一位前來支援的警察。第二天，另外一位恐怖分子Coulibaly，繼續以槍枝從背後射殺一位巴黎市警察，並且在巴黎東邊第二十區的文森區（Porte de Vincennes）綁架人質，射殺四位猶太市民，上述這三個恐怖分子，則在與警察的槍戰中，分別被法國反恐特警擊斃。在這兩個恐怖攻擊行動當中，法籍阿爾及利亞裔的Kouachi兄弟宣稱是來自葉門的蓋達組織（al-Qaeda），而同樣法籍非洲馬利裔的Coulibaly則宣稱是來自敘利亞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n Syria）的攻擊。在攻擊事件後，法國總理Manuel Valls隨後於2015年1月13日在國會接受質詢時，正式宣布法國對恐怖主義宣戰（La France est en guerre contre le terrorisme）²。但是，十一個月以後，在2015年11月13日，法國巴黎再度遭到攻擊。

在查理週刊被恐怖襲擊十一個月後的同一天，再度有九個恐怖分子，包含五個阿拉伯裔法國人、一個摩洛哥裔比利時人及三個可能都是來自敘利亞的難民，分別組成三個自殺突擊隊，攻擊了巴黎六個地方。這六個地方分別是法國總統歐蘭德正在觀賞的法國與德國足球友誼賽之法蘭西體育場（Stade de France）造成一人死亡、在第十一區的巴塔克蘭劇院（Bataclan）造成八十九人死亡、在伏爾泰街（Boulevard Voltaire）的咖啡廳、

在第十一區的Charonne街造成十八人死亡、在第十區Alibert街小高棉餐廳造成十二人死亡、以及在國王噴泉街造成五人死亡。在法蘭西體育場與伏爾泰街是自殺炸彈式的攻擊，在巴塔克蘭劇院則是以槍枝掃射一千五百位正在觀賞美國加州搖滾樂團Eagles of Death Metal的觀眾。這些恐怖份子的攻擊，最後造成了一百三十位平民的死亡以及三百多位受傷，是法國本土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單一事件傷亡。

法國總統歐蘭德因此立即根據1955年的法律，讓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且再度宣布法國進入戰爭狀態。在2015年11月16日，法國總統歐蘭德前往凡爾賽宮，面對法國參眾兩院，進行任內首次國會報告，指出這是恐怖主義對法國國家、價值、年輕人與生活方式的侵略攻擊（Une agression contre notre pays, ses valeurs, sa jeunesse, son mode de vie）³。因此，歐蘭德再度宣布法國是在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狀態，並且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這也是法國自1961年以來，因為戴高樂總統支持阿爾及利亞的獨立而遭到軍方政變的事件以來，法國首次宣布整個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而在這一次11月恐怖攻擊之前，法國總理則因為1月的恐攻，也在2015年6月28日接受媒體訪問時，宣稱這一次的戰爭是一場「文明戰爭」⁴。事實上，這一場反恐戰爭是有其中東地區地緣政治之因果關係的。

貳、中東地區之地緣政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中東地區便是戰亂不斷。該地區泛指歐洲、亞洲與非洲接壤交接的地區，也就是以阿拉伯文化為主但是包含波斯、土耳其、猶太與庫德文化的地帶。在二十世紀之前，這個地區曾經受到歐洲強權的殖民統治。二次大戰之後，則是威權統治的體制，例如伊拉克的海珊（Saddan Hussein）獨裁統治。埃及長期由獨裁者納瑟（Gamal Abdel Nasser）、沙達特（Anwar Sadat）、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所統治。敘利亞是阿賽德（al-Assad）家族的獨裁。利比亞的格達費（Muammar Gaddafi）政權統治…等等。

基本上，這些中東威權國家的政府除了以色列的議題之外，都與西方強權維持著一定程度的友好關係，直到伊拉克強人海珊在冷戰後入侵科威特，引起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對抗。美國則在許多國際社會爭議下，於2003年推翻海珊。但是，最重要的是，於2010年12月17日開始，在突尼西亞爆發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逐漸摧毀了這些中東地區長期執政的威權政府。

事實上，中東地區許多宗教勢力的發展原來都被當地的威權政府體制所壓制。然而，在1979年，美國長期支持的伊朗獨裁巴勒維（Pahlavi）王朝被長期居留在法國的宗教領袖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所推翻，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蘭什葉教派新政權。隨後，什葉派的伊朗隨即與遜尼派的伊拉克總統海珊爆發了長達十年的兩伊戰爭。而戰爭的結果，卻強化了伊朗的宗教力量，削弱了伊拉克的威權政府控制力。

隨後，海珊政府於2003年的美伊戰爭後垮台，海珊被判處死刑。在亂局之後，於2011年發生的阿拉伯之春，瓦解了該地區威權政體對宗教的管控。再加上美國歐巴馬政府於2011年12月將軍隊撤離伊拉克，造成權力真空，伊斯蘭國於是在伊拉克政府瓦解的殘骸、沒有有效國家正規軍存在、地區國家政府運作失靈的情況之下，於2014年6月29日在伊拉克的摩蘇爾（Mossoul）與敘利亞的拉卡（Raqa）正式宣布成立。

參、認識伊斯蘭國（ISIS）

伊斯蘭國的全名是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縮寫應該為ISIL。ISIS是因為伊斯蘭國位於伊拉克與敘利亞，是早期西方媒體描述在伊拉克開始的伊斯蘭國，之後擴張到敘利亞（Syria是以S字母開頭）。黎凡特（Le Levant）是法文地緣政治的名詞，是描述地中海地區東岸的地區，主要是指敘利亞與黎巴嫩，因此伊拉克與黎凡特就是指伊斯蘭國所欲建國之區域。但是，黎凡特地區也可以包含現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與埃及。因此，伊斯蘭國確實也有其長期擴張的領土與宗教企圖。

在理解伊斯蘭國的同時，我們必須先知道，伊斯蘭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教派：遜尼教派與什葉教派。其中，大約九成的伊斯蘭教徒為遜尼教派。而什葉教派以伊朗（90～95%）為領導國，也在伊拉克（65～70%）、巴林（65～75%）與亞塞拜然（65～75%）佔多數。在黎巴嫩，什葉派也是境內伊斯蘭的多數，但是由於黎巴嫩的基督徒比例較多，因此並不是人口的多數。遜尼教派則以沙烏地阿拉伯為領導國，在世界各地的伊斯蘭教包含東南亞、中亞與北非都是以遜尼派為主。什葉教派與遜尼教派一向就伊斯蘭教義問題，而彼此之間產生許多嫌隙。什葉教派的信徒是主張伊斯蘭的領導必須是具有血緣繼承概念，也就是必須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傳承，而遜尼派責任為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必須從眾多先知選出最優秀的，也更重視伊斯蘭教的傳統。穆罕默德於西元632年死後，兩派就陷入謀殺與戰爭的衝突裡，並且爭奪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因此，在現代世界裡，遜尼派基本教義派的沙烏地阿拉伯是什葉派國家伊朗最大的死敵，因為沙烏地阿拉伯無法接受伊朗聲稱領導伊斯蘭世界的地位。

上述兩派的鬥爭也在中東地區持續，在伊拉克，當年以海珊為主的統治政府是屬於少數的遜尼教派統治多數的什葉派伊拉克人民。在敘利亞境內，則是少數的什葉教派分支阿拉維派之阿塞德政府統治多數的遜尼教派人民。

然而，在伊拉克戰爭之後，海珊垮台，在美國的主導下，政權落入多數的什葉教派，原來伊拉克遜尼派立刻成為被壓迫者。緊接著，在阿拉伯之春爆發後，敘利亞總統用毒氣對付主要為遜尼教派要求民主化的人民。本來敘利亞的內部問題，只是要求民主化的人民對抗獨裁者的統治，現在卻因為各方勢力的介入，變成由沙烏地阿拉伯所支持的極端遜尼派對抗由俄羅斯及伊朗支持的基本教義派什葉派阿塞德政府，民主派的空間

越來越被壓縮。因此，伊斯蘭國就在這些宗教衝突的地方快速發展，進而成為今日透過恐怖手段威脅全世界的「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

中東地區除了宗教衝突之外，事實上還有各強權因為重要經濟利益的介入。此外，還有民族主義的衝突，也就是亟欲爭取獨立庫德族與伊拉克、伊朗、敘利亞與土耳其各主權國家之間的衝突。庫德族雖然也是遜尼派，但是長期受到土耳其（Turkey）、伊拉克、敘利亞與伊朗的壓迫，因此希望獨立建國。在每一次中東戰亂中，都希望藉由中東地緣政治地變動與重組，爭取到建國的機會，但是一直無法如願。而目前則是與歐美國家合作，在當地於伊斯蘭國進行地面作戰，但是同時又必須與同為歐美國家盟邦的土耳其為敵，形成一個非常複雜的政治局勢。所以，就伊斯蘭國而言，該恐怖組織目前擁有之領土控制範圍大約是在敘利亞與伊拉克的領土上。伊斯蘭國在北方與土耳其及伊拉克的庫德族對抗，在東方與伊拉克政府軍對抗，在西方與敘利亞的阿塞德政府作戰。而敘利亞與伊拉克的邊界也因為伊斯蘭國的占領而逐漸在消失當中。在同時，以美國、俄國與法國為主的軍隊，也逐日轟炸伊斯蘭國的佔領區。

肆、伊斯蘭國的資金來源

此外，建立國家與進行戰爭是需要資金的支持的。根據法國世界報記者Mathilde Damgé的估算，伊斯蘭國所控制的財富大概是兩兆美金⁵。伊斯蘭國一年的預算大概需要二十九億美金，而塔里班組織則大約是三億美金。

整體而言，伊斯蘭國資金來源，基本上分為五大部分。首先是伊斯蘭國在攻陷敘利亞與伊拉克精華領土後，從這些領土重要城市，如摩蘇爾與拉卡的銀行所掠奪的現金。其二是油田的收入。伊拉克本身就是重要的產油國，佔領伊拉克的油田，再將石油賣出可以得到豐厚的收入。其三是綁架人質的贖金。因此，我們也時常可以在媒體上看到伊斯蘭國綁架人質，跟國家政府索取贖金。雖然，大多數主權國家政府都拒絕支付。但是，如果是向被綁架之家族，以秘密的方式索取，也成為伊斯蘭國重要的收入來源。再其次，則是向占領地區人民收取稅收。伊斯蘭國目前已經成為佔領區唯一的公權力執行者，因此也有收取稅收的能力。同樣根據《世界報》的報導，在摩蘇爾單一地區，伊斯蘭國每一個月就可以收到八百萬美金的稅收。最後則是來自世界各地宗教狂熱分子的挹注，其中，來自基本教義遜尼派大國沙烏地阿拉伯的資金，尤其可觀。

伍、伊斯蘭與西方世界的衝突

基本上，在恐怖主義成為全球關心的議題之後，反恐戰爭就是由美國、英國與法國所主導。俄國則在其A321民航機於2015年10月31日，在埃及西奈半島上空遭到恐怖攻擊造成兩百二十四位乘客死亡之後，也積極投入反恐戰爭的行列。然而，雖然有俄羅斯的積極介入，反恐戰爭還是以所謂「歐美國家」為主。而這些「歐美國家」，事實上還是

常常與「普世價值」劃上等號的。也就是說，這個國際關係社會有相當大的比例是相信屬於全人類，包含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這些普世價值常常與發展中國家威權政府的信念與統治方式是有衝突的。法國在1789年大革命期間，是第一個向全世界宣告人權宣言的國家。在1948年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裡，法國政治家René Cassin也是主要的推動者，也就是說法國再度扮演重要的角色。在1953年，歐洲理事會通過《歐洲人權公約》，並且在1959年將「歐洲人權法院」設在法國的史特拉斯堡。這些都說明法國在普世價值裡扮演重要的領導地位。

法國在2015年12月舉辦重要的地方選舉，如果藉由攻擊法國，讓法國極右派獲勝，進而採取反穆斯林世界的政策，這將是伊斯蘭國的重大勝利。而於2015年12月6日第一輪投票選舉結果，極右派（FN）果然成為法國第一大黨⁶。好在，在2015年12月13日第二輪選舉，極右派被傳統政黨擊敗，沒有贏得任何一區的選舉。

也就是說，如果法國的政府因為恐怖主義的一系列攻擊而轉成由極右派政黨所主導，這將成為普世價值、民主、人權的重大挫敗，也將讓伊斯蘭國從法國社會獲得更多極端狂熱宗教分子的加入而更加壯大。

法國的選舉結果暫時挫敗了伊斯蘭國的企圖。俄國與法國軍事行動的加強，以及英國、德國的隨後加入，再加上美國原來的部署，在短期內應該會讓伊斯蘭國的擴張遭到強大的阻力。在聯軍從7月以來超過六百次空襲的協助之下，伊拉克政府軍終於在2015年12月27日收復在2015年5月17日所失去之遜尼派重要省分Anbar的首府Ramadi，成為這半年來少有重大的軍事勝利⁷。但是，如果不解決中東地區的政治混亂、經濟破敗與社會衝突問題，長期而言，組成伊斯蘭國的狂熱分子只會以不同的形態不斷破壞中東地區與國際社會的秩序。

陸、共同國家利益與價值之捍衛

在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範疇裡，權力平衡與盟邦關係是很重要的運作方式。在冷戰時代，世界局勢分為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世界與共產威權的社會主義世界，大家分別根據不同國力與地緣政治考量，尋找盟邦。由於國家利益，非民主的台灣與韓國都是美國的重要盟邦。然而，同為共產主義體系的蘇聯與中國則在1969年發生珍寶島戰爭。共產中國也與共產越南，在1979年發生所謂懲越戰爭。印度總理尼赫魯則企圖脫離兩極化的國際關係體系，於1954年提出不結盟運動，想要與中國走出第三條路。人類的國際社會，是充滿衝突與合作的運作模式。然而，不管是衝突與合作，都必須是基於國家利益之群體行為。但是群體的盟邦關係，也必須建立在國際政治所謂「Burden Sharing」共同負擔的基礎之上。也就是說，每一個國家都有其必須付出的責任與義務，以維護盟邦關係，捍衛共同之國家利益！

在國際反恐戰爭的議題上，台灣無疑必須與法國及美國站在同一個陣線。這是基於經濟的資本主義市場、政治的自由民主制度、社會的公平正義發展、以及台灣長期與西方國家之緊密關係…等等所組成之重要國家利益所必須做出的國家重要決策之方向。

【註釋】

1. 請參看法國世界報（Le Monde）2013年1月12日之報導：“Hollande:l’opération au Mali n’a pas d’autre but que la lutte contre le terrorisme,” <http://abonnes.lemonde.fr/afrique/article/2013/01/12/la-france-demande-une-acceleration-de-la-mise-en-place-de-la-force-internationale-au-mali_1816033_3212.html>.
2. 請參看法國世界報（Le Monde）2015年1月13日的報導：<http://abonnes.lemonde.fr/politique/article/2015/01/13/manuel-valls-oui-la-france-est-en-guerre-contre-le-terrorisme_4555301_823448.html>.
3. 請參看法國十字報（La Croix）2015年11月16日的報導：“François Hollande en chef de guerre contre le terrorisme,” <<http://www.la-croix.com/Actualite/France/Francois-Hollande-en-chef-de-guerre-contre-le-terrorisme-2015-11-16-1381052>>.
4. 請參看法國法新社（AFP）於2015年6月28日之報導：“Manuel Valls évoque une ‘guerre de civilisation’ après la multiplication des attentats en France,” <http://www.huffingtonpost.fr/2015/06/28/manuel-valls-guerre-de-civilisation-attentats-france_n_7680640.html>.
5. Mathilde Damgé, “Esclavage, rançons, pétrole, pillage... Comment l’État islamique se finance,” *Le Monde*, 21/11/2015, <http://abonnes.lemonde.fr/les-decodeurs/article/2015/11/19/esclavage-rancons-petrole-pillage-comment-se-finance-l-etat-islamique_4812961_4355770.html>.
6. 在這一場選舉裡，執政的左派聯盟得到23.12%的支持度，主要右派反對黨26.65%，而極右派得到27.73%。請參考世界報：<http://abonnes.lemonde.fr/elections-regionales-2015/article/2015/12/06/elections-regionales-les-resultats-region-par-region_4825805_4640869.html>.
7. 請參考法國世界報（Le Monde）2015年12月28日之報導：“Libération de Ramadi par les forces irakiennes face à l’EI,” <http://abonnes.lemonde.fr/proche-orient/article/2015/12/28/les-forces-irakiennes-reportent-une-victoire-decisive-sur-l-ei-a-ramadi_4838478_3218.html>. ◆